

文
史
随
笔

在我国民间,有一种俗称“倒插门”的婚姻形式——“赘婚”,即男方到女方家落户,成为女方家庭中的一员,赡养女家双亲,继承女家财产,所生子女从女性,为女方家传宗接代续香火。这种男子,民间俗称为“上门女婿”。

趣说古代“倒插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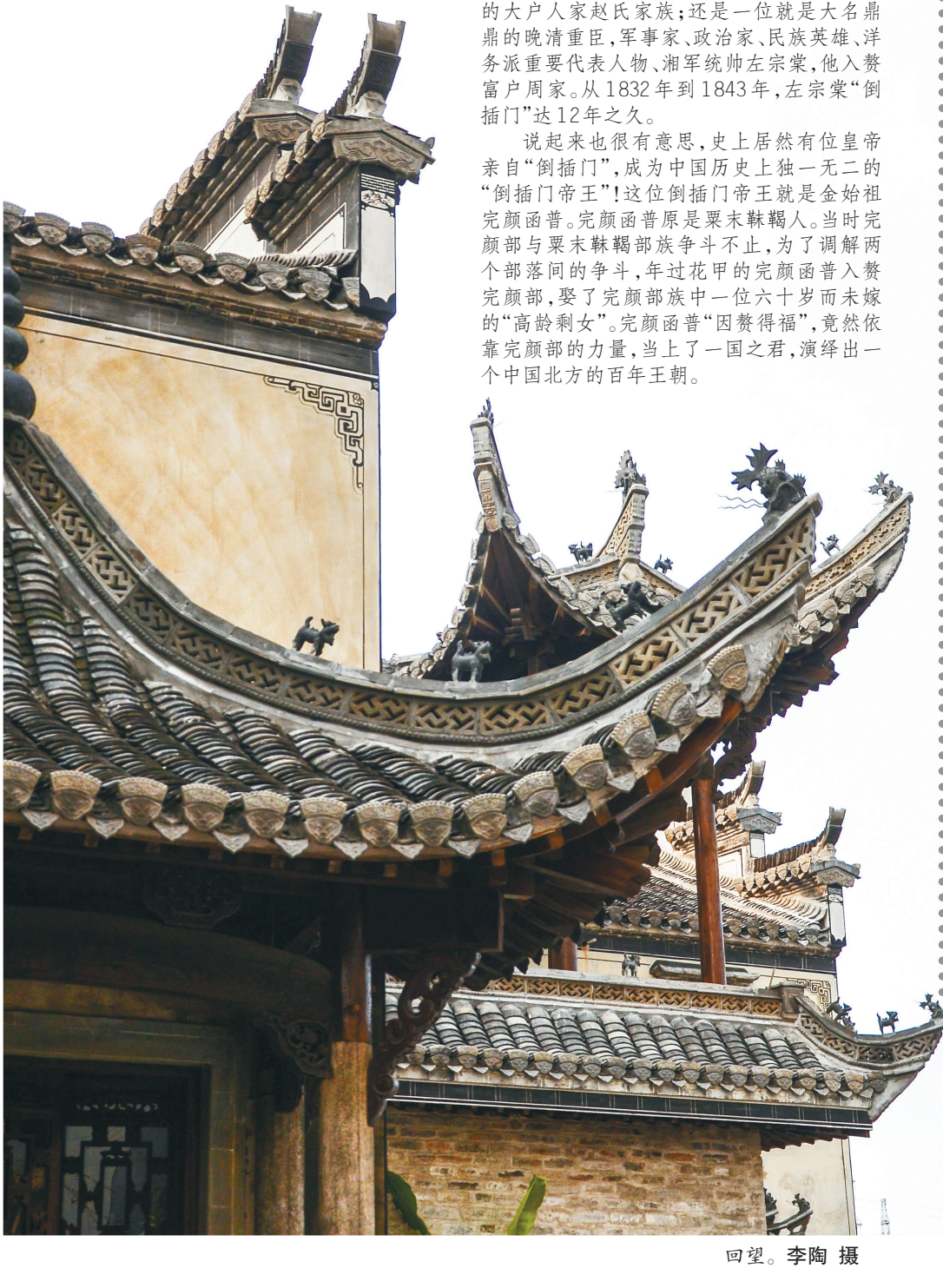
“倒插门”的婚姻风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据考证,我国古代即有“赘婚”制,初始于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史记滑稽列传》中载:“淳于髡为齐之赘婿”。“赘婿”,指的就是“上门女婿”。《汉书·贾谊传》中载:“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意思是说,秦朝的人家如果是富有的话,等到儿子长大成人后,就跟爹妈分居,娶妻生子。如果这个家庭比较穷,那么儿子长大后,就把他送给别人家做女婿。当时提倡这种婚姻形式,不单单是穷富的问题,更为主要的是为了促进人口增长和节约劳力资源。

古代的倒插门女婿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由于家穷,而把自己当作抵押品抵押出去,既是抵押品,自然没啥地位了。有些倒插门女婿竟然成了女方家的“奴婢”,“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可以想见,倒插门女婿是饱受社会歧视的,所谓人在矮檐下,没法不低头。

到了汉朝,倒插门女婿还是没能翻身。汉武帝北伐匈奴、大宛时,就多次强征倒插门女婿同罪犯一起去充军打仗和开垦边疆。倒插门女婿和罪犯一个“级别”了,可见其社会地位之低了。

唐宋两代,“倒插门”的婚俗在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据《旧唐书·室书传》记载:“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归。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这就比汉朝“先进”多了,“上门女婿”也不是“抵押品”了,不存在“以身质于女家”的买卖契约关系,而且,“役日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合同到期后,上门女婿不但可以分到女方家一些财产,



回望。李陶 摄

《单筒望远镜》再续“怪世奇谈”

冯骥才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近15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作家沉淀近30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书写了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

小说背景依然立足于冯骥才最熟悉的天津,讲述了上世纪初期一段跨文化恋情坠入历史灾难的故事。这本应是一个浪漫的传奇,但是,在殖民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背景下却成为悲剧。

冯骥才说:“在历史上,天津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因而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它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作这部小说的条件得天独厚。”

“20多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冯骥才说。

《单筒望远镜》是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部。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近30年的沉淀,使这部作品呈现出穿越历史文化时空的厚重面貌,把对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对人性国民性的反省推进到了更深处。

此外,书中插入了冯骥才为这部小说搜集了几十年的反映当时历史图景的照片。这些照片作为历史的镜像,为小说中的时代做了全景式注解。



色达县达则公社的兽医正在采集擦药。(拍摄于1976年5月)



康定县东俄洛公社新都桥生产队的农民夜校。(拍摄于1976年5月)

旧 | 食 | 新 | 说 | 鹿耳韭

“鹿耳韭”,生在山野,那叶儿嫩绿溜长,中间略宽,形似鹿子耳朵,味跟家种韭菜一样鲜美,故称“鹿耳韭”。这尤物,可凉拌着吃,也可切碎掺在饺子、粽子肉中拌成馅,包包子、饺子吃,那包子的味道么,不下天津的“狗不理”!

“困难时期”,住在大院里的同事们,差不多都是在折东的大渡河畔或折西的木雅地方渡过的。那年,县委“一把手”带领县委工作组在官营区的拔桑生产队蹲点。这个队就在紧邻塔公草原的松林口边。蹲点调查,忙过一阵子,也有散淡的时候,大家就趁闲到松林口山上,一来放松放松,二来也找些“代食品”。

正值初夏,草木繁生,山林中各种山菇、野菜多多,头数又嫩又香“鹿耳韭”最是诱人,一会功夫,大伙就采了几挎包。

回到生产队,正巧放牧员从牧场上驮回一支遭狼咬死的绵羊。一头死羊的肉太少,百多号社员咱分?放在保管室难免不臭,保管员只得“照顾”工作组,卖给下乡干部“改善生活”。“一把手”是华北人,喜面食,正好大家凑的粮票到粮站买回了几斤白面,领导一张罗,全组齐动手,一顿美美的韭菜羊肉馅水饺,足足地解了同志们多日的馋。

那年月,能有顿韭菜羊肉馅水饺吃,算是难得的口福,令人久久难忘。回县汇报工作时,我们又特地到松林口讨了好些个“鹿耳韭”带回锅庄大院,与家人、邻居共享。

今天,一提起“鹿耳韭”,那段饱受饥饿折磨的无奈岁月中的几多往事就浮现眼前。

笑中有泪的 荒诞喜剧

近期上映的《无名之辈》,是由饶晓志执导,饶晓志、雷志龙编剧,由一众陈建斌、任素汐、潘斌龙、章宇、王砚辉、九孔等实力派演员主演。自上映一周以来,该片的口碑一直好评如潮,被视为本年度仅次于《我不是药神》的好片。究其原因,无论从故事的叙事,荒诞喜剧的表现手法,还是演员的表演,以及感情和思想内核等各方面都值得赞赏的,足以让观众觉得只花了38元买一张票来看,是那么的物有所值的。

故事发生在贵州的一座山间小城中,一对低配劫匪二人组(章宇、潘斌龙饰)、一个落魄的波皮保安(陈建斌饰)、一个性格彪悍但残疾的毒舌女(任素汐饰)以及一系列生活在社会不同轨迹上的小人物,在一个貌似平常的日子里,因为一把丢失的老枪和一桩当天发生在城中的乌龙劫案,从而被阴差阳错地拧到一起,发生的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喜剧。故事的结局虽然都是一场喜剧收尾,但是也流露出了小人物为尊严和理想而奋斗的痛楚。

首先,作为从事话剧舞台有十几年经验的导演饶晓志,剧本上是很少有毛病的。此片的叙事结构的设置相当精巧,同时通过两条主线并行展开,一条是劫匪二人组在抢劫中劫持残疾毒舌女发生的故事;另一条是落窠窝保安想成为协警,就在主动帮警察查案牵扯出欠债跑路的地产老板、丢失的火药枪等支线。导演就是以这样平行剪辑的电影语法和运用情节设计,让每个人物从各自为战,然后随着剧情的进展,发展出众多矛盾,然后进入最焦灼的阶段,最后得到解决。导演用这种激烈的戏剧冲突撞去完成了一种颇具荒诞喜剧仪式感的故事,是国产荒诞喜剧电影中很好的表现手法。

此外,此片的实力派演员给观众也带来了许多戏瘾。你比如说,任素汐和陈建斌这一对姐妹花的隔门对话的情节就十分催泪。而演员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任素汐和章宇的对戏了,要知道《无名之辈》作为一部西南方言电影,导演采用了以贵州话为主的西南官话系统,而任素汐饰演的这个毒舌泼辣女,用西南话骂起章宇等人来一分钟不带重复,这强烈增强了影片趣味喜剧效果,同时也是对西南乡民的诚挚关怀,这种融合了当下叙事情景的即兴创作,实为导演出色非凡的功力所在。

而起到最具荒诞效果的,就要数在剧情中的这一幕了,在残疾任素汐苦苦哀求下,劫匪章宇终于答应帮她自杀。章宇问任素汐死前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而任素汐的愿望竟然是想拍一些能站着的照片。于是便有了把任素汐搬上台,拿来相机,用各种方法帮任素汐维持站立的姿势的片段。

最后,故事的思想内核十分鲜明和动容,让观众看了在捧腹大笑之后还有流眼泪之感。事实上,导演想要表达的就是打劫者、被绑人和保安等一众小人物那种同病相怜的命运共同体,残疾的任素汐的行动不便是成为当代人的处境隐喻;两名劫匪的动机也是为了尊严和小理想;陈建斌不甘于沦落成保安,所做的寻枪故事都是为了寻回自己“干练、勇敢、能庇护他人”的能扬名立万的身份。以上种种都是表现了社会小人物的追逐理想以及捍卫尊严的志气。

在这种视觉明朗的《无名之辈》影片里,你可以观赏到包含幽默、犯罪、亲情、爱情以及悬疑等诸多元素,无疑这是一部杂糅式的荒诞喜剧。电影中每个小人物表面上看都是滑稽小丑的无名之辈,但事实上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悲喜与坚持,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每个小人物的众生相。饶晓志导演这部最新的精心力作,一方面带给了大家娱乐,另一方面通过故事来展示小城市人底层小人物的遭遇,苦楚的现实,以及捍卫尊严和追求理想的斗志。实为是一部让人看了之后,会笑中有泪的那种共同情感经历的荒诞喜剧好电影。